

徐海啸 著

山路留痕

SHAN LU LIU HE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徐海啸 著

山路留痕

SHAN LU LIU HE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路留痕/徐海啸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650-1753-7

I. ①山…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630 号

山路留痕

徐海啸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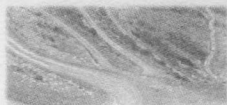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00 千字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753-7

定价:3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李平易

2012年岁末，安徽省文联和作协乘着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提出在本省抓长篇精品的计划，并召开了长篇创作摸底会。黄山市文联、作协向省里重点推荐了李平的《天下祁红》；此次推出“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则是再接再厉的成果。

其实这套书得以问世远不是如此简单匆忙。上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市作协主编了黄山市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丛书“天都文丛”，较集中地展示了黄山市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获得了好评，全市文学界就殷殷瞩目着有一部或数部显示徽州文化底蕴的长篇叙事作品问世。虽然新时期以来，我市在长篇创作上早就有了“零的突破”，比如前期有程虎一版再版的《台湾演义》，近时有李平获得省政府文学奖的《夏日风暴》，还有潘冠杰、陶方平、恭小兵、胡纯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多个长篇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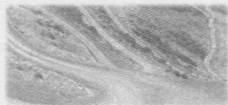
但我们总还是感到不够，觉得还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徽州元素”吧。

外地作家以徽州或涉及徽州而创作的长篇（包括长篇影视作品）也断续有过一批，但在徽州人看来，里面的“徽州元素”大多有些走样，纵然外面世界可以叫好甚至叫座，但徽州人自己看来总还是摇头的比点头的多。

胡适先生曾经立誓要写一大篇有关徽州的文字，然而也许是他太忙，更也许是他感到了难，只写了一篇朴素的《我的母亲的出嫁》交代，那只能算是一个白描式的经典短篇。

徽州其实是一个故事发达的地方，“三言两拍”当中分量十足的徽商故事考其源头，定然是漂泊在外的徽州男人或坚守在内的女人们嘴里说出来的，经过加工才成了“古典白话”的“市民小说”。

纵向来看，我们同自己的先人们似乎在某个时期有过断裂。饱满充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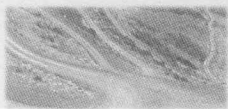
讲故事的传统在书面表达上没能很好地承继下来。

横向比较，徽州（这个概念也可以扩大至现今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乃至整个皖南山区）的叙事文学创作同南方一些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的区域比较是相对薄弱的。虽然这和经济发展有相当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因素。经济落后的地方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常态，何况黄山市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国际旅游城市。

近年来，我市一些乡土学者撰写了一批有关徽州方言的著作，如《休宁方言》、《屯溪方言》、《歙县西乡方言》等等。他们在解析一个个方言词语的时候，其方式方法可能未必十分符合语言学的标准和要求，但在懂得这种方言土语的当地人看来，却是趣味盎然，十分有意思。但是对于不会说听不懂这些方言土语的“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这类著作无疑是枯燥无味的。

这就涉及到了我所说的徽州叙事文学之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凡一个徽州人在创作上要有所作为，肯定会在创作过程中想将那些活泼生动的老百姓嘴中时不时蹦出的词语用上，但这些词语能不能写出来首先是个问题（有些词语已经有音无字），写出来后能让外面世界的读者接受并知道其好更是个问题。在中短篇制内，用上那么几个比较能明白的方言词语似乎就可以使“徽州元素”凸显，而于长篇而言，如何把握好语言的“度”，有没有驾驭能力对于作者的要求无疑是相当高的。当然，语言只是一部作品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还得呈现生动的风土人情、感人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还要求一定的思想深度。

或许正是这种原因，自1949年以来，徽州—黄山市从事文学创作的同仁中，来自外地的作家占了相当比例，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高。他们不谙徽州方言，直接就绕了过去。过去如此，现时仍然呈现着这种特点，不过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辑“天都长卷”四部长篇的作者，程学开来自安庆，至今乡音未改；徐海啸为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下放知青，他们不是徽州人，但又是，他们陷在徽州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已经很久很深，带有自传色彩又融合了徽州风土人情的人生经历，其中“徽州元素”已经浓得化不开。另两位作者则是资深本土人士，江声皖来自老徽州的婺源，对方言颇有研究；吴宪鸿长期在歙县南乡乡镇生活，于方言的使用很有心得，曾尝试过全部采用方言写成小说——当然那只是试验。四部长篇，或写历史，或写当今，或写自己经历，或虚构他人故事，四位作家都已尽心尽力。在此不妨略作介绍。



江声皖的《一代帝师》写的是被毛泽东评价为“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的朱升，描述了他从顽皮儒生、儒侠、侠儒、学正到帝师及隐吏的传奇一生。

小说依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是他与郑玉、赵坊、韩淑敏、汪仲鲁、詹书同等新安理学传人之间的同学情主线；第二条是他与韩柳青之间的浪漫且又最终守于道德的爱情主线；第三条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出则君臣，情同父子”的师生情主线。朱升正是这三条线交织缠绕、飘拂飞扬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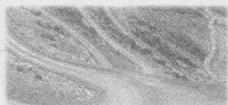
小说在三大背景下生动演义，一是日益加剧着的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元末社会；二是红巾军起义之后的群雄逐鹿、血雨腥风的乱世；三是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朱升的传奇一生，便也正是在这种受尽压迫而又纷纭复杂、狼烟四起而又让人充满憧憬的社会里度过的。

小说前半部的高潮出现在朱升与韩柳青的故事中，在徽州所特有的理学环境里，两人演义了一场富商小姐与穷儒生；银楼离异媳妇与潇洒智多星；落难女朝奉与纯情儒侠之间跌宕起伏、浪潮汹涌的爱情戏剧。而戏剧的发展却又戛然转变于两人对恩人陈大因的一句承诺，使浪漫的情感既服从于理学的道德准则，又继续心心相印、相辅而行。

小说的最高潮发生在后半部。乱世之间，在争雄的义军首领中，被当时的徽州人视为精神领袖的朱升选择了“能约束部下不胡乱杀人”的朱元璋，并献上“九字策”。而只读了一年书的朱元璋也正对族祖朱熹的理学敬慕有加，把宗族长辈朱升视为知己和师长。从此朱升成为他思想上的引路人、军事谋略上的指路人、人才引荐上的开路人、政治礼制上的筑路人、后勤供给上的补路人。

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朱升的隐退，使他成为唯一自觉躲开洪武帝屠刀的开国元勋，为这位历史人物的睿智和洒脱披上了一层既有光环围绕而又诡秘殊形的轻纱！

小说在“品性”追求上，尽可能依据史实进行创作，但在细节上力求还原元末明初的人情世故、风情习俗。特别是对当时徽州城乡的描写，在情节陈述和人物描摹上，在保证语言雅致生动的同时，能以适度的方言融入对话，使得小说具备了较为浓郁的徽州味。因为方言承载历史，承载文化，确与历史、文化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故而能以适度的，即不影响外地人阅读的微量方言元素融入写徽州人、徽州事的小说，无疑便发掘出了徽州的语言资



源软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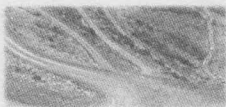
小说在情节设计上力求实现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史料本身就起伏曲折的，便以其为骨架，加造血肉，修旧如旧，使曲尽其妙；缺失史料的部分，依势构思故事，大胆奇思妙想，但细节却往往用真实的旧料加工，新造如旧，有元末明初的历史感。让现今大众无障碍地、有趣味地走进历史，穿越时空，去感受先人的生活、情感和作为。

《独秀山外》的作者程学开在创作中则是依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三分纪实，七分虚构，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经历的时代，一一写出，写的多是时代的公共记忆。这些记忆包括共和国建立后一系列运动和大事件，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当下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事，连清朝桐城的三起文字冤案和“五四”前后的一些事也囊括进去了。这其中自然就牵出了安庆、徽州两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名人：戴名世、邓石如、程长庚、陈独秀、张恨水、郑之珍、胡元龙、胡适、黄宾虹等等。它看起来像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但实际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

《独秀山外》有四大特色：一，时间跨度大，历史感厚重。从清康熙到现在有三百多年，作品展示的是一幅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二，结构新。采用了迄今少见的小说结构。小说让一位女记者在历史与现实中穿越，像一只银梭，编织经纬。不仅让历史与现实有鲜明的观照、对比，而且使阅读变得愉快、轻松。三，叙述方法新。这方面同高行健的《灵山》可有一比，书中的“你”“我”“他”使纷繁的人物变得简约、简明。人的名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性、人心。四，情爱描写手法也较为新颖。作者认为，情爱乃至性爱是一位不知名的神，用她超人的智慧和悲悯的情怀造出的一丸妙药。她造出这丸妙药，是为了人和万物都生生不息，使宇宙充满活力，使世界变得精彩。作品中有很多场面能给读者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印象，就像中国画，画水不着色，只留出空白；画风不捉影，只画出美人的飘带和被风吹弯的树枝、芦苇。水无色，却在人心中激扬荡漾；风无形，却生出万般形态。这是意到笔不到的结果，更动人心魄。

吴宪鸿的《黑石崖》以主人公徐欢喜的三次救人为线索与重点，反映他一生的坎坷经历，赞美我国劳动人民与人为善、舍己救人的高尚美德，呼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鞭挞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解放前，徐欢喜同父亲一道救了一位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遭国民党保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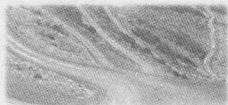


团的追捕，两人逃往外省外县的偏僻山区——黑石崖下的黑石坞，一对逃荒落户在此的母女俩收留他们，已在辛劳、饥饿中患病的父亲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徐欢喜勤劳苦干又肯帮助邻居，影响好，有威信，解放后结婚生了孩子，更在互助组中领头做出成绩，被评为县级劳模。正当他准备在初级社中做出新成绩时，遇到一位落魄生病的讨饭人，于是毫不犹豫地援手帮忙，留下其吃住。谁知这是一个逃犯（喜新厌旧杀妻逃跑的南下干部），徐欢喜之后被以窝藏逃犯的罪名判刑三年，在拘留和劳改时双手残疾，脸面破相，释放回家后遭管制，常被批斗，引起性格大变；孩子们则在学校和社会上遭受歧视，家庭生活困苦。改革开放后，儿女们回到经济比较发达的老家，经过不懈努力，生活发生巨变。徐欢喜由于残疾、自卑、压抑，还有多年养成的习惯，坚持留在黑石坞，他为儿女们过上幸福生活而高兴，但又为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冷漠无情而担忧，特别对一些出手帮人而遭误会甚至诬陷，继而被法院判定赔款的案例深深地不解和忧愤。最后，年近 80 岁的徐欢喜又舍身救起落水的两个留守儿童，不幸引发重病而去世，他终于得到了邻近两个县的表彰，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画上精彩的一笔。

这部小说叙述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整部作品以徐欢喜孙子徐志富的活动来串联故事，引出其爷爷、奶奶、爸爸等人的回忆和叙述，穿插了人们的思索和议论，体现传统美德对新一代的影响和当今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期盼。

作品中大量展现了皖南—浙西山区连接地带地域色彩浓郁的风俗、生活、生产的场景，娓娓的叙述中引导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同欢共喜。

《山路留痕》是老作家徐海啸先生的第二部长篇著作。作者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础，写一个上海知青从 1957 年下放，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丰富经历。从反右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到皖南，从南方到北大荒，从兴安岭回到最初的下放地，写出了各色人等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写出了上世纪 50 年代，最早的一代下放“知识青年”，在非常岁月里追求进步，追求知识，努力奉献社会的轨迹。书中描写了一个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怎样在农民的教导下懂得生活，又怎样在劳动中体验了农民的艰辛。作者记录下的基层在历次运动中群众的遭遇，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改革开放，个人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的“最大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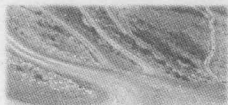


我们相信以上或多或少的介绍，已经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相信以上的介绍里读者已经看见了四部作品中“徽州元素”的端倪。

当然长篇自有它自己的诸种要求，“徽州元素”可以说是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自己的要求，它应当融合在对长篇小说的诸种要求之中。至于它们在当今长篇小说的林海里达到了什么程度，请君不妨一阅，画下自己的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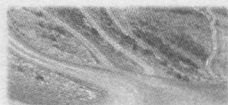
可以肯定，我市响应贯彻省长篇精品工程计划，着力推出的李平的《天下祁红》和“天都长卷”四部长篇，对于黄山市的文学发展而言，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3 年岁末



目 录

- 一、又粗又长的大辫 (001)
- 二、板桥翻上了天 (010)
- 三、乌鸦鸣叫着飞过云彩斑驳的蓝天 (018)
- 四、牛脾气的书呆子 (026)
- 五、争先恐后 (035)
- 六、黑油油的土地 (044)
- 七、皓月当空 (053)
- 八、满仓牌香烟 (063)
- 九、飞机群队 (072)
- 十、飞贼 (080)
- 十一、毛爪子 (088)
- 十二、马头墙的一角 (097)
- 十三、堂·吉河德 (107)
- 十四、我的心在七上八下翻腾 (116)
- 十五、从米箩跳到糠箩 (125)
- 十六、大脚拇指伸到了我的嘴里 (136)



十七、爱	(146)
十八、古兰丹姆	(155)
十九、马屁精	(165)
二十、里程碑	(176)
二十一、吴志良不是傻瓜	(187)
二十二、俱乐部	(197)
二十三、永久的遗憾	(207)
二十四、史无前例	(218)
二十五、中秋满月	(228)
二十六、朋友	(239)
二十七、我的灵魂蒙上了一层阴影	(249)
二十八、树欲静而风不止	(258)
二十九、历史的转折	(268)



一、又粗又长的大辫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上海港十六铺三号码头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爆竹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马路上挂满了横幅：“热烈欢送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习致敬”、“响应毛主席号召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准备送青年们远征的江华轮，停泊在码头上。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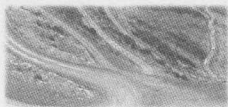
我和一千两百名被批准到皖江山区落户的青年，正在马路上排队上船。这批青年是从五十六万报名青年中筛选出来的，该是何等荣耀！

一个三响的冲天炮拔地而起，我抬起头来看着飚上蓝天的炮筒。三响过后，炮筒迅速下落，当当正正落在我的左眼上，把近视眼镜砸得歪到了一边。尽管眼镜挡了一把，眼睛还是被砸得酸溜溜的，眼泪往下直淌。这真是个不祥的兆头！我心里闪过一丝懊丧的情绪，赶紧拿出手绢把眼睛揉了揉。正要扶正眼镜，忽听得人阵里有人冲我大叫一声：

“瞿阳平，祝你一路顺风！”

我向叫声望去，原来同班的汤人望正在人行道上向我祝福。队伍的前阵已进入码头，我顾不得和汤人望答话，只好向他点头挥手，被队伍推着向前走了。

汤人望，矮矮的个子，白白的皮肤，颧突的圆脸，整个的头就像一个圆球。他是我的同桌同学。他哥哥是江南造船厂的技术员，把他从宁波乡下带到上海读书，指望有一天，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共同赡养乡下的老母。他每天中午带饭，照例只是几根咸菜下饭。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冻得格格抖。



我摸着他的腿问道：“冷吗？”

他总是微微一笑：“不冷。”

他常向我讲乡下的故事。

“我的家乡四周都是山，碧绿碧绿的。拱桥底下，水碧清碧清，好深好深。天热的时候，我和小朋友跑到桥上，大家伙往桥下一跳，溅起一大片浪花。浑身冰凉冰凉的，好舒服好惬意！星期天我就上山砍柴。望着厨房门口的柴垛越码越高，平时愁眉不展的妈妈展开了笑容，对我不住点头。”

汤人望的乡下故事，我听着听着就入了迷。

皖江山区是不是和汤人望讲的宁波乡下一样令人向往呀！我边走边想。

团市委做“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我把汤人望当作串联对象。汤人望说：

“我不阻止你的革命行动，但我不去。我响应号召下乡去，又何必从乡下出来呢！”

我听了他的回话，不免有些怅惘。

团市委宣传干事洪斌，一个高个子的青年老大哥，充满了文气，一对双眼皮的眼睛，总是笑咪咪的。他喜欢抽烟，年纪不大，牙齿已被烟熏得一条一条的烟色，与他白皙的脸庞显得有些不协调。他在前面带队，我和大伙儿随他一起上了船。

和我并排的是成隆兴。成隆兴个头比我稍矮，从小寄养在南京外公家，初中毕业才回到母亲身边。他操着南京腔的普通话说说：

“我崇拜电影演员赵丹，当电影演员是我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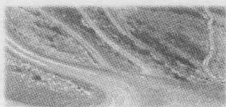
他经常凝神远望，好像广阔的前额里，有着别人猜不透的深刻思想。他很爱和大伙儿玩耍，敲起扑克来，一玩就是半天。一旦得胜，就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他的衬衣领子经常墨黑墨黑的，母亲不催他换洗，他决不自动脱下这件衬衣。母亲拿着他的脏衣服，把稀疏的头发往后一撂，咬牙骂道：

“看看你这副德行，还想当电影演员哩，也不撒泡尿照照！”

成隆兴照例只是沉默。

到了船上，洪斌把威海卫路办事处和成都路办事处的二十二名同学安排在底舱。同学们放下背包都纷纷涌向船舷，把目光投向岸上，搜寻自己的亲人。

我看见父亲正在用笨拙的姿势，向自己招手示意。我拿出手绢，奋力向父亲的方向挥舞。父亲斑白的头发卷曲向上，微微翘起，显示出他倔强的性格；有点佝偻的身躯和无神的目光，又流露出体衰的无奈。



这还是那个在自行车上掰车，吃一碗阳春面车都不倒的父亲吗？这还是那个表演“绳拉颈脖注”^①，拽紧绳索、呛得大力士摆手的父亲吗？不是了，父亲老了！我的鼻子一阵发酸，眼泪涌上眼眶。我极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视线模糊了，变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花瓣。

父亲瞿桂松，从上世纪初起，就在威海卫路茂名路口开瞿顺昌水果店。这是一个大老板、高级职员、市政要员、文人、寓公以及洋人聚居的地段。往东，茂名路对面口子上是甲秀里，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上海就住在这里；东北角的张园，是晚清小说描写过的名园，后来开辟为居民弄堂，外口是上海有名的民智小学；往西，对面是静安别墅，弄外大铁门上挂着湖南督军“谭延闿寓”的铭牌；再往西是哈同花园、慈惠南里、华业大楼，住着郭沫若、赵丹、王丹凤一大批文化名人。隔壁是中外高级职员居住的太阳公寓。住在这些公寓和别墅里的人，组成了一个讲身份、爱面子和过夜生活的消费群体。店里的生意十分好，到了半夜都无法打烊。

凭借这么个不大不小的店面，每天的营业收入，除了全家的生活，还可以有不少结余。可是父亲不知“爱惜有时钱”。谁家死了人没法下葬，给他叩个头，他把店里的便笺盖上他的大印，便说：

“你到普寿山庄去拿棺材吧，记我的账。”

灾民涌到上海，父亲开粥厂周济。买许多旧衣回家，从地面堆到楼顶。天寒地冻，每个灾民发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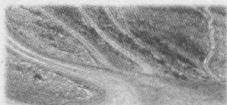
夏天，门口的木架上，放一个特制的超大水箱，泡上茶，配上痧药水。蹬三轮车、拉黄包车的车夫，到此都要停下，畅快淋漓地喝一饱。店里常备硼砂水、红药水、棉球、纱布，黄包车夫赤脚拉车，被碎玻璃扎破了脚，父亲立即和学徒把伤者抬到店门口，处理好伤口，再送上一双旧鞋。

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体又高又大，长着满脸的大胡子，头上扎着红头巾，人称“红头阿三”。他们经常欺负中国苦力，动不动用警棍敲打我们同胞。父亲看见，从店里奔出来，一把夺过警棍，拧住“阿三”的手臂问道：

“还欺负中国人不？”痛得“阿三”嗷嗷叫饶。

父亲并不明白，市面的这种繁荣，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经济

^① 绳拉颈脖：大力士表演的传统节目。一根拔河粗细的麻绳套在大力士的颈脖上，由两边的群众演员拉开拔河的阵势，口哨吹响，用力拉绳。大力士则用两个胳膊肘奋力撑住绳索，以使颈脖能继续自由呼吸。



大萧条，无暇、无力插手中国市场，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在解压下取得一时性的发展。他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好过，从来没有想过，需要给自己留个后手。“好汉挣钱大家花”。他觉得，仗义疏财，救人急难，这是最荣耀的事。谁知好景不长，日本鬼子一进上海，市面立即变得萧条起来。此后的家境每况愈下，再也没有红火过。

汽笛一声鸣响，江华轮缓缓驶离码头。父亲的身影变得不可分辨，岸上的人群越去越远，海关钟楼也模糊起来，只听见钟声在远处悠扬地飘荡……

成隆兴走到底舱的另一头，与爱好打扑克的同学玩起了51号兵站。我生性不喜欢玩耍，书都封入了箱中，也无书可看，躺在地铺上出神。

母亲给我讲的父亲的故事，继续在我的脑际转悠。

“你父亲一世不知积财。”母亲边说，脸上边露出凝重的神色。

母亲的脚是半大的文明脚。她在旧社会的户口证上写的名字是瞿柴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户口簿上登记了她的原名柴凤英。她老家在海边，从小死了父母，靠哥哥拉扯过日。哥哥给她裹脚，痛得她哭泣不止。哥哥心疼，半夜起来把她的脚给放了。七岁上，舅舅把她送到我家做童养媳。

母亲长着一张雅致的鹅蛋脸。她到我家不久出了天花。奶奶把她的双手捆起来，不让她扒脸上的痘疮。感谢奶奶，给母亲留下了一张十分光润、白净的脸庞。

她音色柔和，会唱许多民间的和当时城市流行的歌曲，我们在她的歌谣声中长大。

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日本人的缫丝厂里度过的。结婚时，父亲已当了老板，从此她结束了缫丝工人的生活。

在威海卫路的家里，她从不出门，整天在楼上忙家务，以致三十年间，附近店家大多数不认识这个“老板娘”。她每天早上要下一次楼：送开水到楼下店里来，还要到店堂后面的阁楼上，把给学徒洗好折好的衣服放到他的枕头上，又把脏衣服收到楼上去洗。

母亲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在缫丝厂做工时，学会了一些外语。在楼下碰到外国人来店里，她可以用手势加半通的外语与老外会话。母亲不但能讲“洋泾浜式”的英语，也能讲半通的日语。有些老外来店里，指名要老板娘接洽生意。

“你父亲有钱总想做好事。”母亲望着窗外阳台上盛开的月季花，继续往下说：



“八一三，日本打上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你父亲请馒头师傅在对面烟纸店门口，搭建临时面食作坊，日夜赶蒸馒头，亲自骑自行车给四行仓库抗日将士送去，一直到战役结束。”

轮机开动的哗哗声，江水在船底的流动声，勾起我一段更切近的回忆。

团市委每晚组织在广播中学自习小组学习的失学青年开展活动。先是唱歌跳舞，然后学习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和有关文件。负责静安区的团市委宣传部的洪斌，和成隆兴都来自南京。我因为成隆兴的缘故，也就特别感到洪斌的亲切。

洪斌夹着烟卷，边抽边说：

“共青团员们，革命的青年们，考验我们的时刻来临了！祖国需要我们去艰苦的农村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我们是退缩还是前进？我想起了苏联一篇《党证》的短篇小说。那是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城里粮食奇缺，苏维埃政府组织党员们下乡征集粮食。农村富农势力猖獗，下乡工作要冒生命危险。在这考验党员的紧要关头，一位动摇分子颤巍巍地站起来问：‘非党员可以不去吗？’支部书记说：‘可以。’这位动摇分子立即交出党证。支部书记把他的党证放在摇曳的灯火上点着了，随着火苗的燃烧党证卷成了灰烬。这位动摇分子，灰溜溜地离开了动员党员下乡的会场。同志们，我们会做这样的动摇分子吗？”

洪斌热情洋溢的演说，使会场上的青年激情澎湃，大伙儿齐匝匝地答道：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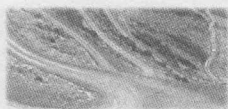
多少个夜晚的小组讨论会，调动了青年们的热情。白天课后大家分头串联，去动员自己要好的失学同学，一起报名下乡。

报名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青年们在市政府门前的人行道上排着长队，大楼挤满了热血沸腾的学生。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在马路上、在大楼里串流，谱成了一曲充满朝气的青春交响乐。市政府门口那对铜狮子，好像也睁大了眼睛，在欣赏着这一幅从未见过的热火朝天的画面。江上轮船鸣叫的汽笛，随着江风的吹拂，和海关大楼的钟声交织着，在外滩上空奏响一曲雄壮的颂歌。

报名过后，我和成隆兴天天聚在一起，等待通知到来。

我和成隆兴被双双录取。居委会敲锣打鼓，把我们翘首盼望的通知书和大红花送来了。

《解放日报》以头条新闻登载：



“全市 56 万青年报名‘上山下乡’，3300 名青年获准赴市郊，1200 名青年获准赴皖江山区。”

周总理为之题词：

庆祝上海的四千五百个青年学生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生产。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晚上，母亲把我已被批准去皖江山区的消息告诉三哥的时候，我已经躺下了。

“小弟的心思很复杂。你还是劝他不要去，忍耐一下，情况总会转变的。”三哥与母亲小声说着。

三哥瞿新玉，是中国人像摄影协会副会长、摄影大师朱天民的门生。白皙的脸庞，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修长的双腿，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走在马路上，行人往往以为是孙道临而频频回顾。

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着，怕惊醒我。母亲擦着眼泪轻声说：

“他是这样犟，谁的话能听得进去！”

第二天，邻居沈师娘——一个银行家夫人赶来劝说：

“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你天资那么好，一定会有个好前程，乡下还是不要去。”

我说：“我不能再在家里吃闲饭了，还是出去闯一下的好。”

母亲只是哭。

沈师娘十分富态，见说不动我，就对母亲说：

“让他去吃吃苦，尝到味道了，自然会回来的。”

沈师娘的这句话，在我的心里引起巨大震动，起了与她本意完全相反的激将作用。这句话，几乎决定了我一世的命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好，我要不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上海！后来我果然没有混出个“人样”，这就决定了我一世在异乡漂泊的命运。

“到吴淞口了！”不知是谁大喊一声。

这一声呼喊，打断了我的思路，成隆兴和洪斌也赶忙丢下手中的扑克，与同学们一起奔出船舱，涌向船头。